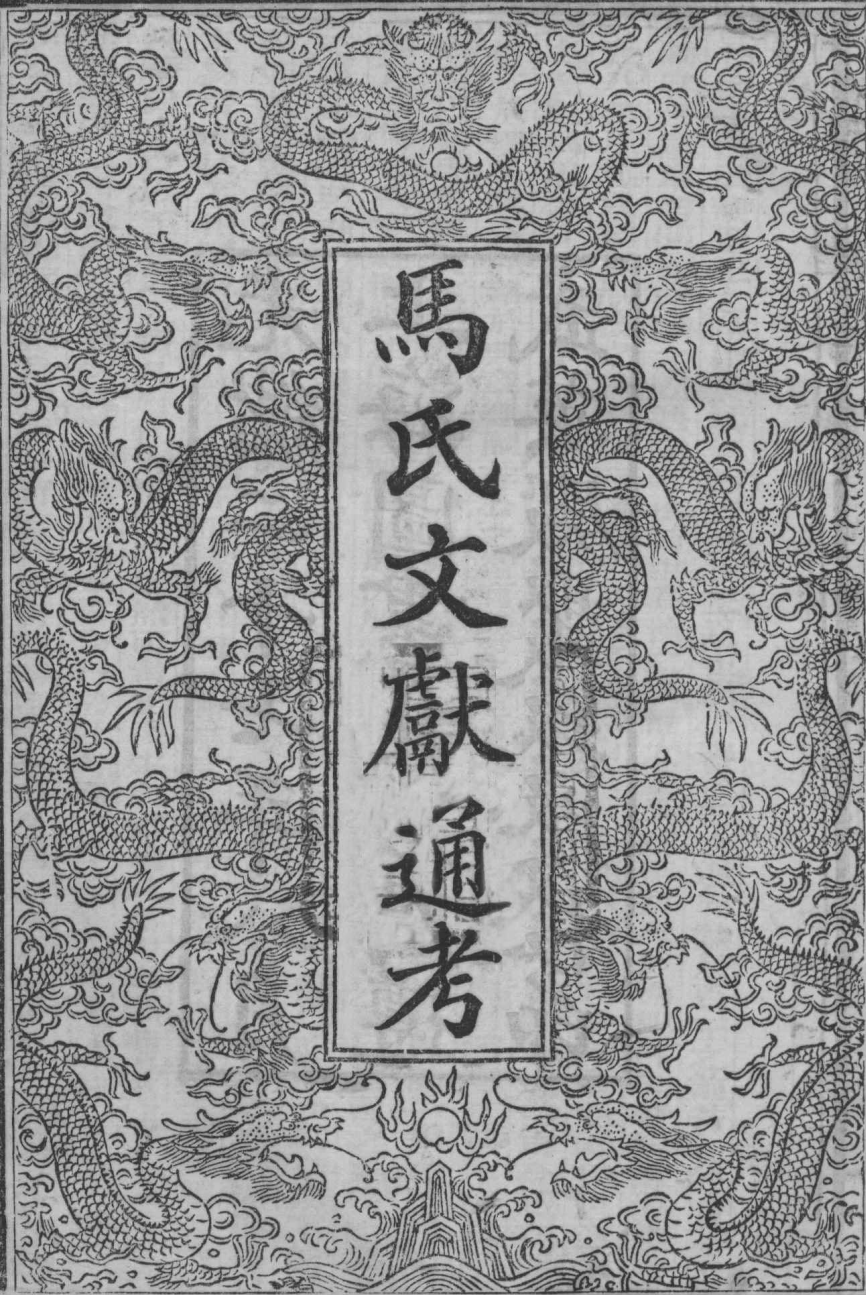


28086-129

馬氏文獻通考

6928-6997

馬氏文獻通考



自序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毫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去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

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匭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蚤歲，嘗有志於綴輯，顧百憂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澀，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日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權，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徵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

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各以小序詳之。晉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求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劇目鉤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者覈。而姦僞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僞。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遷受。其姦敝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而田遂爲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

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作田賦考第一敘歷代因田制賦之規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爲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
以適用之物作爲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刀布即古之名然珠玉黃金爲
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圖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古者俗朴而
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
來始創爲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爲錢也宋慶曆以來蜀
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爲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
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爲幣則始以無用爲用矣舉方尺腐敗之
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饑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
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作錢幣考第二凡二卷

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蠢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爲士則道問學及其爲農則力
稼穡及其爲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捍城其民民衆則
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光祿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
而授之介冑則慚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其肩摩袂接
三辱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以爲國之盛衰官既無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爲之法以征其身

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爲重而民益窮苦憔悴祇以身爲累矣作戶口考第三敘歷代戶口之數與其賦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軍旅則執干戈興土木則親畚鍤調征行則負輹綏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勞其理則然然則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爲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曰差曰僱曰義紛紜雜襲而法出姦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老嗇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凌暴之至此極乎作職役考第四敘歷代役法之詳而以復除附焉凡二卷

征權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蓋言利者則曰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言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事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權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旣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然旣以立爲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爲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權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權徧於天下矣蓋昔之權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權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作征權考第五首敘歷代征商之法鹽鐵始於齊則次之

權酤始於漢權茶始於唐則又次之雜征斂者若津渡間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繒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皆衰
世一切之法也又次之凡六卷

市者商賈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昉於周官之泉
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籙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
餘未有國家而籙粟者也而籙之說則昉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籙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籙皆以平籙
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籙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籙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
籙之蓋懋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寢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權蓄
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籙粟也亦諉曰揀貧民穀賤錢荒之弊
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籙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
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作市籙考第六凡二卷

萬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爲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
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卽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
然叔季之世務爲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至於珍禽奇獸裘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姦諂之臣
希意創貢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者甚至指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
於百姓則重困矣作土貢考第七凡一卷

賣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

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駟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也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觀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內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爲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於上者復有公私兼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靡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龜鑑也作國用考第八敘歷代財計首末而以漕運賑恤蠲貸附焉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居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傳之入備王宮以階清顯蓋其爲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摺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僞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爲取士之途銓選爲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爲防閑檢柅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爲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

所以進身之途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作選舉考第九凡十二卷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卽一黨之師也州長卽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鈞是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爲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爲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作學校考第十敘歷代學校之制及祠祭褒贈先聖先師之首末幸學養老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凡七卷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義和掌歷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

審音治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搢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

衣趣馬俱籲俊之流宮伯內宰盡興賢之侶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為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

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晏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為公卿將相為國家任大事

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宦嬖倖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搢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

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為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

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管筆以待問荷戈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

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冑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為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給事中

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唐以來以侍中為三公官以處勳臣又以給事中為三公太尉司馬之

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尉漢承秦以為三公然猶掌武事也唐以後亦為三公宋時呂夷簡

三公亞於司徒乃後來執政之任亦非武臣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諳營繕不過為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

而實清也尚書令在漢為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為大臣所不敢當之官官校尉在漢為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

弁所不齒之冗秩尚書令漢初其秩至卑銅章青綬主官禁文書而已至唐則為三省長官高祖入長安時太宗

校尉禁衛諸軍皆尊顯之官宰相之罷政者至為城門校尉又司隸校尉督察三輔彈劾公卿其權至雄尊蓋

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皆領重兵方乃大帥之職至宋時校尉副尉為武職初階不入品從至為冗盛蓋

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懸絕如此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作職官考第十一首敘官制次

序官數內官則自公師宰相而下外官則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祿秩品從之詳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

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然則義者祭之理也數者祭之儀也古者人習於禮故家國之祭祀其品節儀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義則非儒宗講師不能明也周衰禮廢而其儀亡矣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義理而已戴記是也儀禮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禮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於職掌者則言之而國之大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漢鄭康成深於禮學作爲傳註頗能補經之所未備然以識緯之言而釋經以秦漢之事而擬三代此其所以舛也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爲靈威仰或以爲耀靈寶襲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夫禮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復博瞻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王肅諸儒雖引正論以力排之然魏晉以來祀天之禮嘗參酌王鄭二說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廢也至於禘祫之節宗祧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適折衷其叢雜牴牾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奧義著爲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爲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闕略不接續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註之文兩存王鄭之說雖通暢易曉而不如楊氏之純正今並錄其說次及歷代祭祀禮儀本末而唐開元宋政和二禮書中所載諸祀儀注併詳著焉作郊祀考第十二以敘古今天神地祇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禪次高禘次八蜡次五祀次籍田祭先農次親蠶祭先蠶次祈禳次告祭而後以雜祠淫祠終焉凡二十三卷作宗廟考第十三以敘古今人鬼之祀首國家宗廟次時享次祫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諸

侯宗廟而以大夫士庶宗廟時享終焉凡十五卷

古者經禮禮儀皆曰三百蓋無有能知其節目之詳者矣然總其凡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舉其大有六曰冠昏喪祭鄉相見此先王制禮之略也秦漢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嘗制爲一定之禮者若臣庶以下冠昏喪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無沿革不煩紀錄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國家祭祀學校選舉以至朝儀巡狩田獵冠冕服章圭璧符璽車旗鹵簿及凶禮之國恤耳今除國祀學校選舉已有專門外朝儀已下則總謂之王禮而備著歷代之事迹焉蓋本晦庵儀禮經傳通解所謂王朝之禮也其本無沿革者若古禮則經傳所載先儒所述自有專書可以尋求毋庸贅敘若今禮則雖不能無失而議禮制度又非書生所得預聞也是以亦不復措辭焉作王禮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詁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言樂之正哇有關於時之理亂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爲歷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隸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閤工人常隸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鎮之徒拳拳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爲憂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製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入女真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暇制樂及其承平之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已銷亡君相他無所施爲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

後始及制樂樂既成而政已乂國已衰矣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損萬寶常之議及樂成寶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天下將盡噫使當時一用寶常之議能球隋之亡乎然寶常雖不能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竊嘗以爲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鳩萬寶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爲議論究律呂於黍之縱橫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銷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柴捫燭之爲愚固不知其說也作樂考第十五首敘歷代樂制次律呂制度次八音之屬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盡古今樂器之本末次樂縣次樂歌次樂舞次散樂鼓吹而以徹樂終焉凡十五卷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後世士自爲士農自爲農工商未技自爲工商未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爲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爲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

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判然爲二途諺曰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爲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作兵考第十六首敘歷代兵制次禁衛及郡國之兵次教閱之制次車戰舟師馬政軍器凡十三卷

昔漢陳咸言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蓋漢承秦法過於嚴酷重以武宣之君張趙之臣淫刑喜殺習以爲常咸之言蓋有激也竊嘗以爲劓刵掾黥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斂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以賢聖之君而不免襲亂虐之制由是觀之咸言尤爲可味也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卽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卽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衆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復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鉗爲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纒翦其毛髮所欲陷者與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爲甚及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卽有虞所謂鞭朴流宅雖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若夫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姦之患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俾無辜罹毒虐者抱沈冤而莫伸而舞文利祿賄者無後患之可惕則亦非聖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詳讞次贖刑赦宥凡十二卷

昔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古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二經首末具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爲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大典最晚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爲經之疵也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則秦所燔除書之外俱

未嘗亡也。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爲之興廢也。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豈亦秦爲之厄哉？昌黎公所謂爲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豈不信然？夫書之傳者，已鮮，傳而能蓄者，加鮮，蓄而能閱者，尤加鮮焉。宋皇祐時，命名儒王堯臣等作崇文總目，記館閣所儲之書，而論列於其下方，然止及經史而亦多缺略。子集則但有其名目而已。近世昭德戩氏公武有讀書記，直齋陳氏振孫有書錄解題，皆聚其家藏之書而評之。今所錄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於近世而可考者，則採諸家書目，所評并旁搜史傳文集雜說詩話，凡議論所及可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真僞，訂其文理之純駁者，則具載焉。俾覽之者如入羣玉之府，而閨木天之藏不特有其書者，稍加研窮，卽可以洞究旨趣。雖無其書者，味茲題品亦可粗窺端倪，蓋殫見洽聞之一也。作經籍考第十八經之類十有三，史之類十有四，子之類二十有二，集之類六，凡七十六卷。

昔太史公言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始終，蓋譏世之學者以空言著書而歷代統系無所考訂也。於是作爲三代世表，自黃帝以下譜之，然五帝之事遠矣，而遷必欲詳其世次，按圖而索，往往牴牾。故歐陽公復譏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務多聞，以爲勝然。自三代以後，至於近世，史牒所載昭然可考，始學者童而習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槩，至其傳世歷年之延促，枝分派別之遠近，猝然而問，雖華顛鉅儒不能以遽對，則以無統系之書故也。今倣王溥唐及五代會要之體，首敘帝王之姓氏出處及其享國之期，改元之數，以及各代之始終次及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於篇，而歷代所以尊崇之禮冊命之儀并附見焉。作帝系考第十九，凡十卷。

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蓋古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夷考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成湯八遷史以爲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復居商又自商而亳屬葉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爲自郃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之國也然以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爲吳嚳繹之爲楚箕子之爲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世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於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己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爲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旣滅六國舉宇內而郡縣之尺土一民始皆視爲己有再傳而後劉項與羣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旣誅項氏之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立者與爲項氏所立者皆擊滅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吳之屬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荆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傳而後賈誼鼂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大之慮以爲親者無分地而疏者偪天子必爲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貢強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蓋西漢之封建其初則剿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剿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剿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咸